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十八回 述案由歸功翼尉 慰幽魂別築佳城

話說福壽將春阿氏現染瘟疫，不久將死的話，回畢退去。眾人嚇了一怔。瑞珊道：「可惜這件事，如今玉吉也走了，阿氏又在獄要死，我這麼南奔北跑，費力傷財，算是為什麼許的呢？」慧甫道：「你只知道你自己，不知道旁人。那麼市隱合我，又算作什麼許的呢？」市隱道：「你們不用寒心。反正這一切事情，我都知道，及至春阿氏死在監獄裡，我也把前前後後，果果因因，一件一件的，記在日記，容日有了工夫，托囑聞秋水編為說部，把內中苦緒幽情，跟種種可疑之點，詳細的分解一回，作一個錯誤婚姻的警鑒，你們意下如何？」三人正自議論，烏公轉過面來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大既瑞珊的報告，已經無效。我們翼裡的報告，也就算白白的報告了。方才電話，有法部人告訴我說，該部堂憲，都因為內中瑣碎，全是婚姻不良，以致如此，既是犯婦口裡，並未供出誰來，也就不便深究了。實告瑞珊兄說，此案的原原本本，我都知道。起初玉吉一走，住在他家的埜地。本翼訪明之後，即往偵察。適值聶玉吉已經遠遁，兄弟又派人追趕。始知玉吉下落，住在天津北營門客店裡頭。其所以不能捕獲的原因，也合瑞珊哥都是一樣，不過報告上頭，比著瑞珊哥有些把握。饒那麼的確，法部還不忍辦呢。何況你一點證據也沒有，原犯又已經放走，事情還有什麼可辦的呢？」

瑞珊聽了此話，驚異得了不得。回想在天津店裡，除我一人之外，並無偵探，難道我疏忽失神，被他們翼偵裡探走在頭裡了不成？越想越納悶。烏珍坐在椅上，說得津津有味。瑞珊也無心去聽，只恨自己疏神，不該叫他人探了去。不過事已至此，在津偵探我應該認識才對。豈有大名鼎鼎的福爾摩斯，事跡被旁人窺破，自己倒入了悶葫蘆的道理。越想越愧悔，當時把臉上顏色，紅暈了半天。聽市隱鼓掌道：「恪謹真難為了你。」

年餘不見，我以為案過法部，你就不管了哪。」烏珍道：「我的地面，豈有不管之理。可笑京城地方，只知新衙門好，舊衙門腐敗，哪知道事在人為，有我在提督一天，就叫這些官人實力辦事，亦不必仿照外洋，講究浮面兒。先從骨子裡下手，沒什麼辦不到的事。再說西洋偵探，也不過細心調查，能夠一見則明就是了。究實那調查手續，並不是紙上文章，可以形容的。」

我以為中國偵探，只可惜沒人作小說。果真要編出書來，一定比西洋偵探案，不在少處。」慧甫道：「那是誠然，中國事沒有真是非，調查的怎麼詳細，也有些辦不到的地方。因著辦不到，誰也就不受調查了。就拿這一案說罷，恪謹、瑞珊兩兄費了這麼些事，歸期該怎麼樣，不過自己為難。自己知道我同何礪寰、黃增元諸人，還算白饒。市隱與原淡然、聞秋水，也算白跑。事情是實在情形，不過在座的人我們知道。」瑞珊嗤嗤而笑，不作一語。想著玉吉此去，形跡可怪。又想天津店裡，並無偵探蹤跡，此次玉吉出來，必被翼裡偵探拿獲帶翼去了。

不然，烏恪謹不能知道這麼詳細。因問恪謹道：「恪謹哥不要瞞我，我想此時玉吉，必在貴翼裡收存著呢，恪哥苦肯其明說，不妨把一切事實，全對我說說，這樣交情，你不隱諱什麼？難道我們幾個人，還去爭功不成？」烏公道：「不是那樣說。我們素稱知己，什麼事亦不隱瞞。玉吉現在蹤跡，我實在不知情。」

瑞珊要多心想我，那就不是交情了。我所知的玉吉蹤跡，並非把玉吉拿獲審問來的，實在是特派偵探調查來的。瑞珊哥不肯見信，你想天津店裡，那人偵探你沒有，你便明白了。」瑞珊想了半天，想不出來。因笑道：「恪謹哥不要瞞我，大概我的眼力，差不多的偵探，瞞不過去。照你這樣說，我成了廢物了。」

這們大的人，暗中有偵探我，我會不知道，你真拿我傻子待？」

烏公道：「我不是以傻子待你，你實在是傻子嗎。我同你打聽一個人，你若知他名姓，便算不傻。」瑞珊笑道：「除非不認識的人，我不知他的姓。要相熟的人，豈有不知他姓名的道理。」烏公道：「此人極熟，你就是不知姓名。」瑞珊道：「何以見得呢？」

兩人說話聲音越來越重，引得市隱、慧甫也都笑個不祝忽見門簾一響，走進一人，年犯三十左右，相貌魁梧，穿一件湖色春羅，兩截大褂，足下兩隻緞靴，望見市隱在此，過來見禮。市隱問慧甫道：「二位沒見過嗎？」慧甫道：「沒見過。」

瑞珊笑道：「必是這裡，哥。」說著，湊近見禮。烏公向慧甫道：「這是我們舍弟。」市隱道：「他們彼此都知名，只是並沒見過。」瑞珊道：「久仰得很，兄弟是疏親慢友，常到京裡來，我們真少親近。」說著，彼此讓坐，照舊攀談。述起玉吉事來，靜軒又打聽一回，不相多贅。瑞珊問烏公道：「方才靜軒進來，我們說了半個語子話，倒底你所說這人，究竟是誰？」

烏公笑道：「你不要忙，今晚在舍下小酌，我細告訴你。論你疏神的事，不止一件。」瑞珊道：「倒底是誰？」烏公微微而笑，不作一語。半晌向靜軒笑道：「張瑞珊兄，因為春阿氏一案很費研究，調查的種種情形，皆級詳細。」靜軒笑道：「我是聽市隱常常稱贊。」慧甫道：「恪翁不必留飯，我們有點小事，少時就得回去，你把所說那人，先說給瑞珊聽聽，省得回到店裡，又犯死鑿兒。」市隱亦笑道：「你說的是誰？你就趕緊說，何苦又叫他著急呢？」烏公搖搖頭，仍是不肯說。還是慧甫等再三譏勸，方才微微笑道：「我說瑞珊傻，瑞珊總不信。」

我先問他一件事，他要答上來，便算他不傻。」因問道：「請問你天津北營門採訪玉吉的下落，可知那玉吉所住的店，店主人姓甚名誰？」瑞珊躊躇半晌，想了好半天，果然一時間，想不起來了。隨笑道：「知道是知道，只是一時半刻，想不出來。」烏公笑道：「你不用瞞我。當初你沒問過，如今你哪能想去。慢說你不知道，大約合後的人，也不知道。這話我說到這裡，你明白不明白？」瑞珊不待說完，先拍掌笑起來。慧甫道：「什麼事這樣笑？」瑞珊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恪謹的心思學問，我實不如。」市隱發怔道：「什麼事你佩服到這樣？」

瑞珊道：「果然是名不虛傳。我們費盡苦心，所得的詳細情形，初以為除我之外，沒人知道。哪知道恪謹所知，比我還詳細。」

因拱手向烏公道：「說到這裡，你還得詳細指教，店主人現在何處，求你給介紹一回，我們也親近親近。」市隱道：「你們別說啞謎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，說給我們大家聽聽。」烏公道：「你們諸位別忙。我先問問瑞珊，倒底是笨不是？是傻不是？」

瑞珊點了點頭：「果然是我失神，只是你這樣隱瞞著，未免對人不起。」烏公道：「我卻不是隱瞞。向來這類事情，別管辦的怎麼樣，反正把職務盡到了，心也盡到了。既不居功，亦不逞能。這是咱們閒談，若與外人相見，我是決不肯提的。」說著，便令瑞二等傳喚廚役，預備教席酒飯。又備了兩三分請帖，去請鶴、普二公，定於晚間，在自家裡晚酌。市隱等遲遲怔著，既見烏恪謹這般至誠，不便拘泥，只得與靜軒湊著說話。慧甫等不大常來，聽說要預備晚飯，立刻就忙著要走。市隱笑攔道：「你們別學聞秋水，恪謹也不是外人，這樣至誠，咱們就不必拘泥。」靜軒亦攔道：「二位輕易不來，樂得不多說一會話兒呢。」當下三言五語，鬧得瑞珊等無話可說，只得住了。

一時酒菜齊備，讓著瑞珊、慧甫二人坐了讓座，市隱在次座相陪。烏公與靜軒兄弟，坐了未坐。大家一面喝酒，一面敘些閒話兒。瑞珊是有事心急，因為玉吉一案，總願意烏公說明，方才痛快。因笑道：「恪謹哥這樣見外，鬧得此時兄弟有話也不敢說了。來的時候，本想與閣下討教。不想來到府上，只以酒食待我。真正要緊的話，偏自半吞半吐，不來指教。叫我倒十分難受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攔住烏珍，不叫斟酒，笑嘻嘻的道：「請把店主人的姓名，就告訴了我，我便吃酒。不然喝下酒去，亦要醉心。」烏珍笑道：「你總是這樣忙。實告訴你說，現在這案，不必深提了。空說半天，案子也變不了。反正兇手也走了，案子也定了。市隱說的好，咱們這片苦心，只好把聞秋水約來，叫他作一部實事小說，替我發揮發揮，也就完了。」

瑞珊道：「小說作不作，我倒不在乎。只要我心裡明白，立時能夠痛快。你說些半語子話，我真難過。」烏珍把酒壺放下道：

「你不要急。北營門的店主人，是這裡探兵德樹堂的至親，名叫程全。他在北營門地方，很是熟識。德樹堂去了兩次，托囑他極力幫忙，偏巧聶玉吉到津就住在店內，別的光景，並無可疑。惟因他筆跡相貌，頗與所說相似，故此多留了一分心。

後來把德樹堂約去瞧了瞧，果然是他。當時便求著他，寫了四幅屏條，帶到京來。你雖是那樣細心，此處你並未留神。我知道天津地方，出不了你的掌握。特意叫德樹堂前去探聽，誰想他們糊塗，並沒見著什麼，只說隔壁店裡頭，住著個王長山，很與玉吉相近。當時我聽了這話，就知道是你在那裡。後來玉吉患病，你又那樣至誠，又叫店主人留起玉吉的原信。聞報之後，我更知道是你了。你想那店主人有幾個慈心仗義的君子呀，錯非我設法供給，他豈肯那樣熱心。即有熱心，他的力量也恐其來不及呀。」說看，提壺斟酒，笑對瑞珊道：「這事你死心但地，該當喝酒了嗎。」瑞珊點頭微笑，回想在津所見，果然與烏公所說前後相符，直彷彿霹靂一聲，雲霧盡散，把心裡的一段疑團，豁然醒悟。在座慧甫等，也把前前後後，全都聽明白了。原來左翼烏珍對於這件事情，如此細心，不禁拍案叫絕。

市隱提起壺，便與烏公斟酒，說道：「你這一場勞累，實在不校錯非你今天說明，外連的人還以為翼辦裡辦理此案，因循了事呢，」慧甫亦笑道：「人不說不知，改日得了機會，借著恪謹哥的面子，定要與翼實偵探諸君親近親近。」靜軒道：「那個容易。只是這一般人，舉動粗俗，說話也不會轉文。其實若辦上正事，倒真有特別的地方。」說著斟酒敬菜，幾人一面說話兒，議論後天下午，仍在這裡晚飯。好與鶴、普二公及協尉福壽、聞秋水、原淡然、德樹堂諸人相見的話。不一時瑞珊等吃過晚飯，洗手漱口已畢，告辭而回。定於後天晚上，全在烏公處聚會。這且不表。

單言此時阿氏，自從大理院奏結之後，移交法部監獄，永遠監禁。阿氏住在監裡，不進飲食者數日。此時正值瘟疫流行，獄內的犯人，不是生瘡生疥的，便是療瘡腐爛，臭味難聞的。

又遇著天旱物燥，冷暖無常，一間房內，多至二十口人犯。對面是兩張大牀，牀上鋪著草簾子。每人有一件官被，大家亂擠著睡覺，那一分骯髒氣味，不必說久日常住，就是偶然聞一鼻子，也得受你望牀上一看，黑洞洞亂搖亂動，如同螞蟻打仗的一般。近看乃是蟲子臭蟲，成團樹墨擺陣練操。噯呀呀，什麼叫地獄，這就是人世間的活地獄。所有獄中人犯，生瘡生疥的也有，上吐下瀉的也有，虐疾痢疾的也有。正應了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欲知後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」。可憐那如花似玉、甘為情癡的阿氏，因為母也不諒，自己又福命不齊，墮入獄中，難白於世。人獄之後，先生了滿身濕疥。過無多日，因為時疫流行，染了頭暈眼花，上吐下瀉之症。每日昏昏沉沉，躺在臭蟲蟲子的牀上，蓋一領極髒極臭的官被。此時要求個親人來此問訊的，全部沒有。這日春阿氏病得很重，忽於迷離之際，夢見個金身女子，喚她近前道：「孽緣已滿，今當歸去。」

說著，扯了阿氏，便往外跑。阿氏見她如此，知是個異怪人，隨央道：「弟子的糾纏未清，母親兄弟之情，實難割棄。」金身女子笑道：「孽障，孽障，你不肯去，你看那面是誰？」阿氏回頭一看，只見聶玉吉穿著圓領僧服，立在自己面前，合掌微笑。阿氏有千般委曲，萬種離愁，見了玉吉在此，驚異的不得了，彷彿有萬千句話，一時想不出來。正欲問時，見那金身女子把手一指，玉吉的足下，生了兩朵金蓮，托著聶玉吉飛向空中去了。轉眼之間，那金身女子也忽然不見了。

阿氏正驚愕之際，覺遠處有人喚她乳名兒，聲音慘切，連哭帶痛，定眼一看，只見牢門外，站著一人，白髮蒼蒼，流淚不止。牀側有同居犯人喚道：「大妹妹，大妹妹，你醒一醒，瞧一瞧，大媽來瞧你來了。」阿氏嚶啞一聲，細看牢門以外，不是外人，正是母親德氏。淒淒慘慘在那裡叫她小名兒，又央看牢的女牢頭，開門進來，走進牀前哭道：「孩子，寶貝兒，都是為娘的不是，耽誤了你，難為你受這樣罪。」說著，扯住阿氏手，母女對哭。見阿氏渾身是疥，頭部浮腫紅燒，可憐那一雙素手，連燒帶疥腫似琉璃瓶兒一般。揭起髒被一看，雪白兩彎玉臂，俱是疥癬。所枕的半頭軌以下，咕咕嚶嚶，成團論碼的俱是蟲子臭蟲。德氏看到此處，早哭得接不上氣了。阿氏亦連哭帶慟，昏迷了一會，復又醒轉過來。望見母親這樣，越加慘切，顫顫巍巍的道：「奶奶放心，女兒今生今世，不能盡孝的了。」說著，把眼一翻，要哭沒有眼淚，硬硬咽咽的昏了過去。德氏哭道：「我的兒，怎麼得這樣冤業病埃」阿氏微開杏目，嬌喘吁吁，搖頭抹了眼淚，彷彿告知母親，病不要緊似的。德氏止淚勸道：「孩子，你對付將養著，月初關了米，我還來瞧你呢。」阿氏點了點頭，合目睡去，德氏把帶來的幾弔錢，交與牢頭，一面哭，一面托咐求他變個法子，給女兒買點菜，倘能好了，我母女不能忘報。說著，灑淚不止。鬧得全獄中人，俱都酸心。大家齊勸道：「老太太您回去，您的姐妹禁在一處，都是難友兒。大妹妹歲數小，蒙此不白之冤，橫豎神大有靈，總有昭雪日子。她是好清好潔。收到這裡來，骯髒不慣。」剛說著，阿氏嘴唇一動，哦的一聲，唾出一口腥水來，順著嘴角兒，流至粉頸。阿氏在迷惘中，並不知道。德氏忙的過來，抹了眼淚，取出袖中手帕，替她擦抹。阿氏忽又醒來，翻眼向德氏道：「我隨你出家去，倒也清靜。」半晌又蹙眉道：「只是我奶奶、兄弟，叫我如何棄舍呢？」德氏喚道：「孩子，你醒一醒，夢見什麼了？這樣嚇人？」阿氏點了頭，閉了眼睛，打了一個冷戰道：「沒什麼，你不用叫我，我去了。」

德氏聽了半日，知是一些胡話。又見阿氏兩手，向空裡亂摸，半晌又似拈線做活一般，嚇得德氏更慌了。隨向女牢頭請安禮拜，再三的托囑。眾犯人說道：「老太太放心，病並不要緊，這都是邪火燒的，只要出點兒汗，退一退燒，管保就好了。」

德氏淒淒楚楚，不忍離別。看著這樣。又不放心。無奈留連一刻，母女也不得說話，反惹她難受酸心，倒不如不見也罷。想到此處，由不得留著阿氏，滴了幾點傷心眼淚，叨叨絮絮，又托咐眾人一回，然後去了。

那知阿氏的病症，很是兇險，自從德氏去後，熬煎了四五日，忽於一日夜內，喚著女難友哭道：「大姐大姐，妹妹清白一世，落到這步田地，也是命該如此。妹妹死後，望求眾位姐妹憐憫，告訴我母親、哥哥說，埋一個清潔幽靜地方，妹妹就感激不盡了。」說著，眼泡塌下，說話聲音，亦不似從先清楚了。嚇得難友們說聲不好，忙的叫醒牢頭，點上油燈一照，見阿氏圓睜秀目，貌似出水芙蓉一般，連一點病形兒反都沒有了。

用手一摸，身上已經冰冷，撫著朱唇一探，呼吸已經斷了。正是：生殉九幽緣怨了，他年應化蝶飛來。

驚得女牢頭披衣起來，念在同居多日，替她整理衣服，不待天明，急去報告獄官。提牢何奏鹿、司獄福瑞，趕緊的報司回堂。傳喚屍親文光，赴部具領。文光得了此信，很是皺眉。

范氏道：「怎麼衙門裡這麼糊塗，殺了我們家的人，即是我們的仇人，豈有把謀害親夫的淫婦，領回來殯葬的。錯傳我們了。」

瑞氏哭著道：「噯，事到而今，你還這麼咕嚕呢。不因著你，何致這樣，依我說孩子怪苦的，臨到從牢眼兒一拉，更顯得可憐了，究竟怎麼件事，始終我心裡糊塗，你叫正兒他爸想法子領去，別管怎麼樣，哪怕是當實借押呢，好歹給買口棺材，埋到墳地邊兒上。就算得了。」說著，淒淒慘慘，哭個不祝把托氏、春霖並大正、二正等思想嫂子的，亦都勾惹起來，鬧得合屋的老少，你也哭，我也哭，文光、范氏亦愕著不敢言語了。文光頓了頓腳，拿了扇子出來，找個至近親戚，去向法部裡去探聽。正問在宮道仁手裡，文光說：「阿氏雖死。她是謀殺本夫的犯罪人。不管她謀殺也罷，誤殺也罷。既定為監禁之罪，即是情實。如今她死在獄裡，沒有叫被害之家，具領的道理，」宮道仁笑道：「說得亦有理。但是部院裡定案原奏，你沒有見麼？你以為阿氏殺人，已屬情實。然以令郎的傷痕，令媳的口供而論，是謀是誤，尚在疑似之中。既沒有屍親指說，又沒有旁人質證。安見得令媳阿氏，就是罪人呢！部院的堂憲，因此再三研究，內中疑竇甚多，不能速為定判。所以仿照監候待質之法，收在獄裡存疑。預備以後，發露真情，或出了別的證據，然後再據實定斷。如始終無從發覺，那麼令媳阿氏就未必是殺人兇犯了。既不是殺人兇犯，就不是令郎仇人。既不是令郎仇人，就算是你家的賢媳婦。既是你家賢媳婦，優待之尚恐不及，若永遠監禁在獄，試問你居心何忍？」

文光聽到此處，良心發現。本來兒媳婦是個端莊淑靜的女子，只因半夜三更，兒子被害，不能不疑是媳婦。若以她言容舉動而論，又未免有些情屈。想到此處，由不得眼辣鼻酸，想起兒子被害的冤來，嗚嗚哭了。宮道仁勸道：「你不要想著傷心。既不忍叫她受罪，如今疑案久懸，她死在獄裡，你應該心疼她了。」這一句話，說的文光越發哭了。宮道仁道：「無論怎麼樣，你先回去趕

緊攏口棺木，通知你親家個信兒，或是同了他來，具個領紙。天氣這般熱，衙門裡哪能久留，你趕快的就去吧。」文光只得答應，顧不得與親朋計較，急忙回到家中，先忙著買棺材，又要給阿德氏送信。范氏攔道：「送信作什麼？」

我們因為忍氣才去領屍，不然因為這件事，我們就是一場官事。」文光聽了此話，裡外為難，送信也不好，不送信也不好。

躊躇半天道：「依你該怎麼辦？」范氏道：「依著我呀，依著我呀，依我還不至於這樣呢。這都是你們家的德行，你們家風水，明兒把浪老婆再埋在你們墳地時，後輩兒孫還不定怎麼現眼呢！」一面說。一面嚷，鬧得文光此時反倒沒了主意。想著兒子春英冤仇未雪，阿氏兒媳今又殆在獄裡，這些個為難著急，俱臨在自己頭上，由不得頓足捶胸，哭了一回。范氏是得理不讓人，翻來覆去，總是嗔怪文光，不該聽托氏的話，娶這樣養漢老婆，正鬧得不可開交，托氏、大正等亦過來了，文光見著托氏，又恐老太太聽見，又要多管，忙的躲了出來，自己變著方法，買了棺木，僱了四名槓夫，從獄裡把阿氏屍身拉出，就往義地亂家裡去一埋，以免瑞氏知道，為此傷心。又免得夫婦三人，因此惹氣。

文光是敷衍了事的主義，不想那母女連心。德氏是愛女心盛，阿氏是孝母之心。出於至誠，自從探監之後，德氏見女兒染病，回去亦急得病了。虧得常祿等日夜扶持，延醫服藥，方才好了。一日夢見阿氏披著頭髮，貌似女頭陀的打扮，笑容可掬，手執指塵，跪在德氏面前，磕了個頭。從著個金身女子一同去了。乃至醒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本來德氏心里正想女兒監裡，得了瘟氣病，萬難望好，今作此夢，由不得肉跳心驚，算得阿氏病勢必然不好，急忙把常祿喚醒，叫他到學堂告一天假，去到兵馬司巡警總廳，找回他哥哥常祿來，細把夢中景象，說了一遍，叫他換個班次，或者告一天假，去到南衙門打聽打聽，看你妹妹好不好？常祿聽了此話，急得連連頓腳。當日到法部一問，誰說不是，果然春阿氏死在獄裡，文光已經領去，找地方抬埋了。細打聽埋在何處，人人都說不知道，常祿無法，回來向母親哭道：「都是為兒的不好，把妹妹送入火坑，屈死在獄裡，又沒有人情勢力，去給洗白，活著有什麼滋味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尋死覓活的，鬧個不了。德氏倒忍住眼淚，反來勸解道：「事已至此你倒不必傷心。誰叫你妹妹命苦呢？雖然她受了些罪，也不是出於你心。如今你哭會子也是不濟於事，你若急的尋死，作媽媽的又當怎麼樣呢？不如事緩則圓，從哪裡來的，還從哪裡去。少時你找找普煥亭，問他該怎麼辦？生前的委曲，我們也一概不究。既把你妹妹給了春英，活是他們家的人，死了是他們家的鬼。按說我們娘家，不必過問。誰讓冤家路兒狹，出了這逆事呢！他若是埋在塋地，咱們一天雲霧散，什麼話也不說。不給娘空信，我們認了，他若是草草了局，拿著我們家人，當作謀殺親夫的兇犯，我們有我們的官司在。別看是奏結的案子，只要他們家裡指出你妹妹劣跡，證出你妹妹姦夫來，就算我養女兒的沒有教育。不然，他兒子死是他們家缺德，他們家害的，與我們毫無牽掣。我女兒受屈也罷，受罪也罷，甚麼話我也不說，好好端端花棺彩木，叫他小婆婆兒出來，頂喪架靈，咱們萬事全體，否則沒什麼話說的，連普大普二，一齊都給滾出來，咱們是一場官司。」說著，指天划地的，把小老婆、小媳婦的，罵個不了。嚇得常祿也不敢哭，勸了母親，慌手忙腳的，去找普煥亭。

將一出門，看見常祿在後，提著個木棍出來，嘴裡叨叨念念，要找姓文的替姐姐拼命去。常祿一把攔住，問他作什麼這樣憤憤？常祿流淚道：「你敢情不著急，我姐姐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常祿道：「我怎麼不知道。你念你的書去，家裡事不用你管。」常祿不待說完，發狠頓足道：「我不管誰管？這都是你跟奶奶辦的好事。」常祿聽了此話，覺著刺心，不由的流淚央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回去瞧瞧奶奶去。不看她老人家有些想不開，誰叫是我作錯了呢。好歹你瞧瞧老太太，我去找姓普的去，聽他是怎麼回事，咱們再說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好兄弟叫了幾十聲。兩人站在一處，流淚眼看流淚眼，淒淒切切的哭個不住，好容易把常祿勸住，常祿才慢慢去了。這裡常祿過來，坐在母親身旁，仍是亂哭。又勸著母親出頭，別等哥哥辦事，輸給文家。德氏一面擦淚，聽了常祿的話，很是有理，令他在家看家，不待常祿回來，自己僱了輛車，去到法部門口，等著尚書來攔輿喊冤。時有湊巧，正遇著部裡散值，門前皂隸威威的亂喊，裡面走出一輛車，正是左侍郎紹昌。德氏哭著跪倒，連聲叫冤。皂隸等認得德氏，過來問道：「什麼事這樣叫冤？」

紹公止住問道：「這不是春阿氏的母親嗎？」皂隸答應聲是。

紹公道：「問她什麼事？」皂隸未及答應，德氏使哭道：「大人明鑒，我女兒死在獄裡，文光領屍出去，沒給阿德氏信，也不知埋在何處？求大人恩典，收我們打官司。」紹公道：「你來打官司，有呈狀麼？」德氏哭道：「阿德氏不會寫字，聽說我女兒死，連急帶氣，沒顧得寫呈子。」剛說到此，只見看熱鬧的，忽的一散，常祿自外跑來，連哭帶喊，隨著德氏跪倒。

紹公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常祿厲聲道：「我來給妹妹報仇，你問我做什麼？」皂隸威喝道：「胡說！大人在這兒哪，還敢這樣撒野。」說著，七手八腳，過來把常祿按住，紹公道：「不用威嚇他，什麼話叫他說。」德氏顛巍巍的，看看常祿這樣，必時受了氣來，隨哭道：「大人就叫我們打官司，請看我兒子這樣兒，都是他們氣的。」說著，淚流不止。紹公命守門皂隸、站門的巡警，把德氏母子二人，一齊帶入。自己回至署內，早有審錄司的司員善全宮道仁道，聽說德氏喊冤，忙來打聽。紹公把德氏情由，述說一遍，即命由本部備文，行知該旗都統，傳令文光到案，問他領出阿氏，為什麼不和平埋葬，又鬧得不能了結。詢問之後，叫他們調楚說合，切莫為不要緊的小節，又鬧得大了。善全、宮道仁連連答應，伺候紹公走後，先把德氏母子詢問一遍，然後行文該旗，傳令文光到案。

次日入署，宮道仁升了公堂，先把別的案件，問了一回。

然後把文光帶上來問道：「文光，你這麼大歲數，怎麼這樣糊塗。人死了案子也完了，為什麼領屍之後，你又不告訴她娘家呢？」文光道：「誇蘭達明鑒。阿氏死在獄裡，論理不該當我領。我既領了，就算對得起她了。」宮道仁不待說完，拍案喝道：「不該你領，該當誰領？」這一句話，嚇得文光臉上如同土色，戰戰兢兢的辯道：「誇蘭達想情，她把小兒害死，小兒的冤枉還未曾雪呢。我再發喪她，豈不是太難了嗎？」宮道仁道：「胡說。我同你那麼說，始終你沒有明白。你說你兒媳婦謀殺親夫，你有什麼憑據？知她為什麼起的意，同謀的姦夫是誰？」說著，連聲恫嚇，嚇得文光也慌了。本來沒有憑據，只知道深夜闖房，除他夫婦之外，沒有別人，所以才一口咬定。

哪知道內中隱情，卻不干阿氏的事呢。當時張口結舌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宮道仁問道：「把你兒媳婦埋在哪裡了？是與你兒子春英一齊並葬的呀，還是另一塊地呢？」文光道：「另一塊地。」宮道仁道：「地在哪裡？」文光道：「在順治門外，西邊兒的義地裡。」宮道仁聽到此處，點點頭道：「是了，你先下去。」說著，把文光帶去。帶上德氏來勸道：「阿德氏，你們的官司，是願意早完哪，還願意永遠污塗著？」德氏哭道：「願意早完。只是他不叫我出氣兒，也就沒有法子了。」宮道仁道：「我看你這們大年歲，你養女不容易。人家養兒的也不容易，不能說一面兒理。要說你女兒沒罪，我們也知她沒罪。

只是她親口承認，說是自己害的。旁人又有什麼法子呢？現在她死在獄裡，倒也很好，一來省得受罪，二來你若大年紀，省得惦念她。再說這監禁待質之法，本不算阿氏犯罪，即使而今死了。也總算是嫌疑人犯。雖然你親家文光，沒給你信，然既把你女兒領去，就算是他家的人了，於你們家門名譽不倒也很好。方才我問他，他說凶死的人不入塋地，春英和你女兒再在兩下裡埋著哩，你意思是怎麼樣？可以說明，我給你作個主。」

阿氏德回道：「老爺既這樣說，阿德氏有兩個辦法。我女兒嫁在他家，沒犯了十大惡，他不能死後休妻，替兒嫌婦。若與春英合了葬，阿德氏什麼話也不說了。這是頭一個辦法。第二個辦法，如果他領出屍去，不與合葬，須在他墳地附近，幽幽靜靜找個地方，阿德氏就沒話了。總之我女兒活著，是他們家的人，死了是他們家的鬼。若說我女兒不貞不淑，害了他的兒子，他得有確實憑據，不然我女兒雖然死了，我亦是不答應。」

宮道仁剛欲說話，又沉吟半晌道：「話我是聽明白了。我把文光叫上來，你們當堂商議，我給作主。」說著，喊喝衙役，復把文光帶來。因德氏在此，文光頭也不肯抬，望座上請了個安道：「誇蘭達怎麼交派，領催怎麼遵命。」說罷，低頭下氣，聽著宮道仁吩咐道：「春阿氏是阿德氏的女兒，是你文光的兒媳婦，雖然你兒子被害，究竟那原凶是誰，現在尚未發露。部院裡監禁阿氏，

無非為永久待質，姑且存疑。既然是嫌疑人犯，說是文光的家裡人也可，說是阿德氏家裡人也無不可。若讓文光領去，居然與春英合葬，未免差一點兒。若令阿德氏領去，算是被罪女犯，亦與情理不合。兩下裡一分爭，全部有一面兒理，依著本司判斷，遵照大理院奏結原摺，還是姑且存疑。春阿氏屍身，既經文光領去，應和阿德氏商酌，設法安葬。兒女親家，應該原歸夙好。誰叫這一事，並沒有真情發現呢。惟現在阿德氏來部控告，文光於領屍之前，並未通知娘家，殊屬於理不合。然前案已經奏結，斷不能因此未節，勾起前案來。你們親家兩個，還要原歸夙好，找出幾家親友來，調楚說合，兩家出幾個錢，找個清靜幽僻的地方，好好把阿氏一埋，事情就算完了。怎麼說呢，春阿氏生前死後，論起哪一件事來，全都怪可憐的。」這一片語，說得阿德氏嚎慟不止，文光亦灑淚哭了。當時在堂上具了結，叫兩人畫押完案。德氏淒淒慘慘，同著兒子常祿，回到家中，找了媒人普津，母子計議一回，不願與文光家裡再去麻煩，知會幾家戚友，即在安定門外地壇東北角上，借了塊幽雅地方，擇日由順治門外義地起靈，至日厚備裝殮。阿德氏母子三人，同著德大舅母、麗格，並幾家至近親友，一齊來到義地找了半天，有義地看管人指道：「這塊新土就是。」於是叫土人刨掘，輕刨了一下土，土人嚶啾一聲，只見那塊新土，陷了一片。德氏哭道：「你看他的婆家，多麼心狠，用這麼薄的棺木，一經下雨，焉能不陷。」說著，上人等七手八腳，掘出棺木，只見阿氏屍身，活鮮鮮躺在那裡。穿一件破夏布褂，下面光著兩隻腳，棺材板已經散了。阿德氏見此光景，嚶啾一聲，仆倒就地。常祿與眾家親友亦都嚎慟起來。

慌的德大舅母扶住德氏，又忙告知土人，不用刨了，不看碰了肉。一面淒淒慘慘走至坑邊，一邊抹著眼淚，來看阿氏。麗格亦隨著過來，揪著德大舅母袖子，嗚嗚嚶嚶的哭個不祝土人問常祿道：「死的是您什麼人？」常祿擦著眼淚。細把阿氏歷史述說一遍，引得看熱鬧的人，圍住德氏，歎惜不止。有聽著傷心，看著慘目，幫著掉淚的。土人道：「怪不得這樣淒慘，死的這麼苦，在稍有仁心的人，誰都不忍。那天春阿氏埋後，來了個半瘋的人，打聽了阿氏的埋所，他打了一包紙來，跪在當地下焚化哭了許久，不知是死鬼什麼人。聽說當日晚上那人在西南角上柳樹上吊死了。後來巡警查知，報了總廳。第二天縣裡驗屍招領五六天，因是無名男子，第七日就給抬埋了。你看世界上什麼事沒有。」常祿道：「這人的模樣年歲，你可記得？」土人道：「歲數不大，長得模樣兒很潯看他舉止，很是不俗。昨據街面上談論，說是個天津人，新近來京的。不半瘋兒，也許有點癡迷。」常祿聽到這裡，料著是病魔尋死，與事無關的，因亦不再打聽，只催上人等著裝殮，不看天忒晚了趕來不及。土人一面掘上，常祿下到坑裡，幫著抬槓的撮屍。

阿德氏坐在就地，哭得死去活來，不能動轉。麗格前仰後合，亦哭得不成聲了。土人問德大舅母道：「昨天有個老太太，來此燒紙，那是死鬼的什麼人哪？」德大舅母聽了，一時想不出是誰來，因問道：「來者是什麼模樣？」土人道：「此人是蠻裝打扮，年在五十以外。」德大舅母想了半天，不知是誰。正欲細問，只聽警尺一響，阿德氏與麗格等，又都哭了。因不顧再問細情，扶起阿德氏來，攬著上車。常祿兄弟，站在靈柩以前，穿著粗布孝衣，引路而行。麗格與眾家親友，坐車在後，一路看熱鬧的人，成千累萬。看著棺上靈幡，飄飄蕩蕩，寫著阿氏的姓氏，無不酸鼻墮淚。是日安葬已畢，有悼惜阿氏生前哀史的人，特在地壇東北角，阿氏墳家上，銘以碣示：造物是何心？播此孽緣種。

觸塵生惡因，隨鴉憐彩鳳。

鴛心寒舊盟，鼠牙起冤訟。

我今勒貞珉，志汝幽明痛。

又醉漁有詩曰：

天地何心播老蚌，造物有意弄滄桑。

百年一對雙鴛家，千載秋赦歎未央。

風雨摧花意倍傷，可憐碎玉並埋香。

韓馮未遂身先死，留得孤墳照夕陽。

一坯黃土掩骷髏，底事而今有幾知？

阿母不情兄太狠，忍教鴛鴦逐樓鴉。